

“文革”前新民晚报的上下级关系

◆ 杨永义

1960年夏,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新民晚报工作,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,在老社长赵超构和总编辑束纫秋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教诲下,无论是新闻业务还是做人道理方面,都受益匪浅。如今,我所熟悉的张林岚和王玲两位还健在(他们都已年届九十)外,其余的老上级都早已作古。每当回忆往事时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杂文家赵超构点评笔名

1957年政治风云之后,上海市委在新民晚报成立党组,任命束纫秋为党组书记、总编辑。赵超构为社长,但他很自觉,上午来报社写一篇他的专栏杂文以后,百事不管。中午报社一些部门串门,聊聊天。看好当天的大样以后,到城隍庙喝茶,或直接回家,基本谢绝参加社会活动。报社的日常工作及报纸版面全部由束纫秋负责。

有一天中午,“老将”(全报社上下所有人都这样叫赵超构)到三楼文艺部来。因为中午要看报纸大样,编辑部各办公室的人都习惯在等候。见到“老将”到来,大家都热情相迎,可赵老直接走到我的身边,我很吃惊。他笑嘻嘻地用一口浓重的温州话(他是浙江瑞安人,属温州市)对我说:“杨永无义啊!你们几个人的笔名为什么都这么怪?省掉一个字却把最重要的丢掉了!”文艺部的同仁都很疑惑,不知他说的是哪几个人。见到大家不解,他便慢条斯理地说出来。原来,经济部的资深记者丁贤才的笔名丁贤,少一个“才”字;



赵超构(右)和张林岚

农村部的资深记者何尧德笔名何尧,又少了一个“德”字;我这个小青年,却又把一个“义”字去掉,岂不怪哉?他这一说,大家恍然大悟,一阵大笑。“老将”继续说:“你们看,贤、德、义多好啊!为什么都丢掉呢?”

其实,我的笔名是张林岚起的,另两位的笔名也纯属巧合,没想到被“老将”发现,并从杂文家的角度加以总结、拔高。此事很快在报社上传开了,也说明老将看报纸很认真,很细心。此后不久,我们三个人的笔名也很快换掉了。

张林岚亲自为部下改稿

张林岚是编委,又是民盟新民主支部的主任委员,但不兼具体职务。老束要他负责文艺、体育、美术等部门,他很为难。老束非常喜欢体育,体育版也是晚报的一大特色,老束经常去发号施令,张林岚当然不问过问。美术部由著名漫画家乐小英负责,他更不去了。所以张整天呆在文艺部,而文艺部由李仲源(中原)负责,张基本不插手。张林岚为人正派,知识渊博,文笔流畅,作品颇多,但他丝毫没有架子。这就使我有

“机”可乘,我真心实意向他求教和汇报。稿子写好后又请他修改。他也很乐意给我出主意,我俩“情投意合”,关系融洽,我把他当作家庭教师,甚至笔名都是他起的。

有一次,意外发生了,我写了一篇文艺汇演稿件,照例请张林岚修改。他看了两遍后,面色凝重地对我说:“你这篇报道分量不足,‘肉头’不厚,内容比较空,我估计你采访不深入。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严厉批评,而且切中要害。确实他批评得对。当时我精神状态不好,工作不得力,于是当天下午又出去补充采访,很晚才回报社,连夜赶写稿件。第二天一早就再请他修改审阅,看了稿子后,张林岚很吃惊,问我:“这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内容完全两样?”我如实向他汇报,他立马站起来,在我肩膀上连拍几下,什么话也没说,立刻修改我的稿件,并且很快通过。他亲手交给中原,请他发排,当天见报。

我流下了热泪,我又想起唐诗名句:此时无声胜有声!新民晚报复刊后,张林岚加入共产党,并提升为副总编辑,现身体不错,已90多岁了,不时有作品问世。

让我终身难忘的是老束对我的一次批评。

60年代初,全国经济困难,晚报更不用说。天冷,大家都要写稿、编稿,怎么办?后勤部门想方设法在办公室装火炉。有一天轮到文艺部安装。那天,我要赶写一篇稿件,可办公室里叮叮当当当地敲打,怎么写?我转来转去没找到地方,忽然看到“老将”的办公桌阳光照射,他又没来,我就在他桌上坐下来写稿。不久,老束进来了(他和“老将”面对面座位),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你怎么坐在‘老将’的位子上?你想想看,‘老将’来了看到你在写稿,他能进来吗?”我哑口无言,赶快跑出去。

事后不久,在一次党小组会上,老束又提起此事(老束和我一个党小组),继续批评我。党小组会快结束时,老束忽然对主持会议的钱章表说:“章表,我有一个建议:你不要再担任党小组长了,你和中原把文艺部的业务搞搞好。我提议党小组长由阿杨担任。”党组书记总编辑这样说了,谁还会有意见?大家鼓掌通过。从此,我成为党小组长,一直到“文革”爆发。

钱章表,笔名钱江,文艺部副主任,对我帮助也很大。可惜他英年早逝,不到60岁就因病去世了。

我的顶头上司李仲源对我的帮助、教诲贯穿在整个工作中。在去年《世纪》发表我的两篇文章(第2期的《关于淮剧界三次大会串的一点补充》和第6期的《我和“小萝卜头”家人的交往》)中已多次提到,这里不再重复。

贴心的党总支书记王玲

这里要说到对我关怀备至的人

事科兼机关党总支书记的王玲女士。她是离休干部,为人真诚,帮助人不动声色。我家属子女在外地,经济比较困难,每逢春节,她都想方设法帮助我。特别是1974年,为家庭团聚,我决定调到外地去。她专门找我谈心,在“文革”后期,晚报人员四分五散。可王玲很细心,联络了28个人凑钱给我买了一套家具,通知我到老晚报人的临时联络处(上海科技出版社二楼的一个房间)见面,对我说:“本来想请你吃顿饭,既欢迎你,老同事们又见见面。但我考虑再三,还是买一套家具送你更实惠。不过,欢送会照样开,放在杨志诚家里,不花钱,老同事们又相聚。你看好吗?”我还能说什么呢?王玲考虑得如此周到,真可谓情真意切,我眼泪夺眶而出。

不几天,我离沪出发了。又是王玲通知了33位老同事,在十六铺码头欢送我。当时,老束已经解放,恢复工作,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负责人。他特地送给我一盒由中国十大名酒做馅的点心,请王玲在十六铺码头交给我,并留一便笺,写着:他因出版社开会,不能来送我,祝我一路平安。同事们当场看到,都说老束这份礼物非常珍贵,我十分感动。

这天是1974年8月3日,我永远记住这个日子。

在新民晚报十多年,经历了风风雨雨,特别是“文革”的动乱,但我对老领导的教诲终身不忘。他们教我业务,教我做人,培育我成长。如今我已是77岁的白发老人,1987年重返上海,有了高级职称,有了第三代。全家十一口人,和和美美,沐浴在党的阳光下。

摘自《世纪》2013年6期

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

7.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外婆洗澡

1月12日是星期六。我起得比较晚,正在洗漱时,妈妈来楼上告诉我,要马上把外婆搬到他们房间去睡。“已经出事了,”妈妈说。天蒙蒙亮时,妈妈起身上厕所,习惯性地推开外婆的房门,发现外婆不在床上,去厕所里找,也不见人。最终是在外婆床下边发现了她。她躺在地上睡着了,腿已僵硬,却从床上拉了一点点被子盖在身上。妈妈叫来了爸爸,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外婆弄回床上。“她连呼救的能力也没有了,这么冷的天……我们以后要后悔的。”妈妈说着哭起来。我也哭了。

于是,动手帮外婆在父母的卧室里搭小床,三个人很快麻利地做完了。小床搭在窗边,和父母的大床成直角,将床头柜也移到了边上,上面照常放了外婆用惯的台灯和饼干桶。

做完这些,我给外婆洗澡。没有想到,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外婆洗澡。浴室里除了浴霸,还开了暖风机,我让外婆坐在马桶上,一件一件地帮她脱棉毛衫裤、内衣、内裤,袜子。她说冷,我用浴巾包裹住她的身子,搀扶她走进淋浴间,坐在浴凳上。洗澡时,她很乖,听任我的摆布。上一回洗澡时,还是我把洗发水倒在她手心里,让她自己揉搓头发的。但这次,整个过程,洗头、洗脸、搓背……任何一个动作,都需要我帮她做。外婆的身体,我再熟悉不过。她的皮肤,薄而白皙,虽然松弛,并没有呈现出行将就木的人应该有的那种可怕的皱缩与色斑。她的发根还是乌黑的,到发梢处才渐渐过渡成白色。我的手指插在她稀少而细软的头发里,轻轻揉搓她的头皮。她低头闭眼,配合着我的动作。我用花洒冲洗她有些佝偻的背,她深陷的胳膊窝,她干瘪的胸,她细瘦的大腿、小腿,缠过足的略显肿胀的脚……她身上一点都不脏,看上去,她感到很舒服。洗完澡,又给她修了一下脚趾甲,吹干了头发,不觉已是午饭时间。这天的午饭是爸爸包的虾肉小馄饨,外婆吃了六个,难得的好胃口。下午便一起去胶州路买助行器和移动马桶。

在康复用品商店里,外婆试用了几种助行器,推着走了又走,才挑中了最轻便好用的一台。我在收营台付款时,回头看见外婆推着它,笑眯眯地向我们走过来,孩子气的欢悦。然后,又挑了一台移动马桶,打算放在外婆床边,这样她就不用半夜起身去厕所了。我和爸妈心情不错,觉得有了助行器和移动马桶,就能解决外婆的困难,先前驻留心头的阴影仿佛淡了一些。

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,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。

回家时,绕道父母的朋友蓉芳夫妇家取我委托他们修理的电脑。外婆在沙发上坐着,心情愉快,虽不说话,一直面带微笑。蓉芳说,这次搀扶外婆进门时比过去累了。外婆在那里吃了两个生姜糖,没有像以前那样怕辣。回家上楼,自然倍感吃力。我和爸爸两人用力搀扶外婆上楼。还好,她走得顺利。

那天晚上,我搀扶外婆去睡觉时,特意轻拍着父母的床,对外婆说:“从今天起您和爸妈睡一个房间,开心吗?”外婆没有回答我。她弓着身子,轻轻抚摸了一下床单,在自己的小床边坐下。我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。然后,抓住她的手,让她按压了一下台灯的开关。外婆轻声地“嗯”着,似乎是感到满意。

我们没想到,助行器似乎并没有帮上太大的忙。很快,外婆使用助行器也勉为其难了。那天我在商店里见到的一幕,是外婆第一次独立使用助行器,也是最后一次。从第二天开始,外婆每天晨起便需要妈妈和我帮助她起身,穿衣,然后在移动马桶上用厕,同时帮她洗脸洗屁股洗脚,喂早饭。晚上睡觉前,也如是步骤。对于我和妈妈来说,将外婆从沙发上搀扶起来需要很大的力气,一边还得让她自己拉住助行器,借一下力,才能站起来。爸爸在旁边干着急,他虽有力气,但腰椎有病,无法帮忙。也许因为搀扶的次数多了,且用力不当,后来,我和妈妈一碰到外婆的手臂,她就喊疼。有时,只好从后面抱起她,因为没有经验,我只能用蛮力,哪里想到,会因此弄伤外婆。有一次无意间我撩起她的内衣,赫然发现她的两只干瘪的乳房竟是茄子般青紫青紫的,目睹此状,我的自责和心痛不知如何形容。

31.快快杀去城里

时间在一分一刻地过去,李芝英见周祥干还是犹豫不决,不免焦躁:“周生,你当晓得一鼓作气的道理!机不可失,举旗反清,只在此一时一刻……你不杀他,难道要坐等着他来杀你?!”正说话间,满身烟火,震发散乱的韩阿公赶来了。一路所见的死尸血泊,全部变成了脸上的凝重。未入庙堂,韩阿公即被大家围住,他告诉大家说,落水的村民没有找到,却见官军已尽数退去,多数兵船竟是过城门而不入。人群中随即爆发了一阵欢呼!官军逃走了,不会再杀回来了!

此时,张炬忽然满脸红涨一头是汗地急奔而来,交给周祥干一张纸片,几人展开一看,几个墨字清秀工整——“快快杀去城里!”张炬还在气喘吁吁:“阿爹讲的,是我写的!”李芝英逼视着周祥干:“还来得及!”周祥干终于动心了:“那……”俞能贵冲出门外:“弟兄们,杀到它宁波去呀!”韩阿公脸色干硬,眼睛都直了,他一把拉住秀才:“老爷……无论如何,先要问问陈晋老才好啊!”周祥干连忙说对,怎么把这层给忘了。

陈晋老正沿着河滩看过战场,他面无人色,不断颤声说道:“作孽作孽!罪过罪过!”陈晋老颤巍巍被请到拜经堂时,天色已经越发的昏黄了。明白了众人的意思,也看清了眼下的这数人合议的去从情势,陈晋老沉吟良久,只是说道:现时有十多个乡亲还被拘在城里,大家又困乏,此处又餐饭皆无,即使要杀去宁波,也须待大家各自先回去烧煮歇息,明日再行聚议。韩阿公随表赞同,周祥干也觉得确须如此,遂出门号令。

历史就在这一刻一念之中,转变定局;江山国事改弦更张的机缘,也许就在这一刻一念之间,转瞬即逝。

李芝英长叹一声,起身离去。

宁波城里,这日一俟入夜,一应酒肆茶楼,娼寮赌业,全体闭门歇业。当街的檐下灯笼,照出团团的诡谲光雾,整个城区寂静得叫人心神不宁。知府和守备连带着那千总、把总,现时都已不知去向。四处风声鹤唳,众人心惊肉跳。段光清吩咐,好生安顿那十三个已遭兵勇暴打过的

的乡民。现在这些人是他手里的牌。

坐在署中终是心神不宁,段光清遂佩刀上马,带着几个衙役和一班兵丁往城里巡视。待走近狮子街时,段光清突然伸手令众人停步,大家一阵惊愕,支起耳朵,果然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,又有些微的光亮映到黑漆漆的屋脊之上。

转过街角,蓦然就见一支火把,几个人影,正将一家店铺中的财货搬运到一辆推车上。听到马蹄声,又隐约看见是位官爷,几人一愕,丢下东西,转身撒腿就跑!未跑出几步,前边灯火骤亮,一排兵丁拦住了去路!他们回身再闯过来,那马上的官爷当街站立,手里的钢刀闪着寒光,几人顿时煞住脚步。段光清喝问:“深更半夜,你等为何在此?”那领头的连忙作揖,口称官爷大人,说因是惧怕东乡的暴民攻城掳掠,东家命他们几人连夜来此搬运财物。

须臾功夫,兵丁架来一个神魂失措的老者,由他的语无伦次,段光清明白了,原来几个盗贼果然是趁着夜深人静,冒充巡官查找匪党为名骗开铺门,然后捆了守铺的老者,肆意盗夺。凡人见事情泄露,一齐跪地求饶。

段光清也不说话,只令将几人拖走。到了十字街口,段光清喝令拉过盗贼的首犯,飭命当即斩首!论罪怨,该盗犯未至死罪;再说未经堂审,即予问斩,知县便有僭越之嫌。可是现时既为非常时期,段光清又得有授权,况且他清醒地晓得,此刻对于此种人物不施以凌厉手段,一有外患,必成城中内应。

一道白光划过,一颗人头落地。段光清面不改色,令将首级挂在十字街口的旗杆之上,其余人犯押进大牢。又令师爷即刻拟写布告,当夜贴于墙头。说也奇怪,那杀人消息竟如在深夜里长了脚,宁波城即刻就太平安稳下来,连些野狗嗅着这祥的血气,也都夹着尾巴缩进角落,不敢出来乱窜乱吠了。

晨曦微明,一夜平安度过,段光清长舒了一口气。天色还朦胧着,城门已被衙门主簿亲自打开,他领命带了两入,直往五乡碾疾驰而去,他要令那里的地保里长通知石山弄的村老族正,今日早上到羊庙交换人质。

鄞变一八五二

徐姓氏

